〔美〕奥托马尔·埃伯特 著
陈方全 芥弥 译

东西方间谍战

群众出版社

东西方间谍战

〔美〕奥托马尔·埃伯特 著

陈方全 芥弥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Ottomar Ebert

Spionage—Karussell Ost—West

Einsatzberichte eines Geheimdienstoffiziers

根据联邦德国 Bastei Lübbe Verlag
1984年版译出

东西方间谍战
〔美〕奥托马尔·埃伯特 著
陈方全 齐弥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65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定价：2.05元
ISBN7-5014-0120-9/D·76

·目　　录·

东西方间谍战　（1）

昙花一现的女间谍　（192）

怪人林肯　（203）

一具尸体的功绩　（215）

爱情使刺客放下屠刀　（228）

第一章

杰克上尉接到一项特殊任务

1968年的气候十分炎热，简直令人难以忍受。不仅自然气候是这样，政治形势也是如此。1968年5月，西柏林的大学生包围了舍内贝格的市政厅和出版社大楼。他们在那里抗议并大声喧哗——在巴黎，科恩-邦迪特让大学生和无产阶级采取一致行动的计划失败了；在欧洲的“金城”，①对莫斯科唯命是从的人夜不能寐，因为“布拉格之春”也可能发展成“布拉格之夏”。只有东柏林一切按克里姆林宫的计划行事。不过，也有一些人不听劝阻，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献花，并递交声援信。但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还闹不起大事来。因此，乌布利希唯一担心的是，防止“布拉格病菌”向东德蔓延。

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取得胜利，对德国统一社

① 即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译者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会党和苏联共产党就意味着一场可怕的恶梦——无论如何也要阻止这一胜利。为此，东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人民军接到停止休假和禁止到捷克斯洛伐克旅行的命令——华沙条约组织的领导人接到紧急报警；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地区进行的军事演习活动也越来越频繁。

杰克上尉（代号115）舒服地伸开四肢，躺在松软的沙滩上。他的女儿向他跑来，要他一起到海里去游泳。正当杰克站起身来准备和女儿一起下水的时候，身边的短波收音机播放的音乐里传出了莫尔斯电码。汤姆·琼斯的流行歌曲里夹杂着115这几个电码。杰克知道，他很快就要收到组织发来的电报。即使在度假期间，反间谍人员也必须随时准备听候调遣。因此，他必须每天在规定的时间里收听规定的短波频率。

电文简明扼要："115——请直接给上司打电话。"杰克知道，这是让他通过附近的防窃听军用电话同上司进行联系。

杰克钻进他的小轿车，向附近的北约海上电台监听站驶去。这个监听站受荷兰海军领导。杰克出示了自己的工作证，通过封锁区，进入办公大楼。尽管这里的人都不认识他，但他的证件和他说的暗语证明了他的身份——自己人。杰克给在法兰克福的上司打通了电话，上司向他下达了明确的指示："今天下午，华约组织的领导人在卡尔斯霍斯特召开秘密工作会议，要设法搞清这次会议的内容。你开车到鹿特丹，从那里坐飞机到莱因—美因美国空军基地，然后有人直接从机场将你送到我这里来。这次行动总共需要五天时

间，任务完成后再给你加12天假。现在是下午2点，我晚上6点在法兰克福等你。”

杰克开车返回避暑小别墅，匆匆向妻子和女儿告别，然后启程前往鹿特丹。到达鹿特丹以后，他又坐上飞机。一小时后，飞机在美国空军基地着陆。他的同事克劳迪娅已把车子开到那里等候他。17点45分，他们走进上司科诺尼尔的客厅。上司对他们准时到达很满意。然后，他打电话叫来技术人员。他们带来了两个小箱子。一个箱子里面装有三架专用照相机，还有足够的胶卷；另一个里面装着一些同敌人发生冲突时使用的自卫武器。这两个箱子刚好能装进轿车的保险箱里。保险箱只有在发动机达到一定的转速时，通过一个特殊的保险装置才能打开。在其他情况下，它是绝对保险的。因此，在边境对汽车进行普通检查时，从内外结构上是看不出丝毫破绽的。

杰克的任务是：今晚10点在赫尔姆施泰特-马林博恩边防检查站通过边境（携带荷兰证件，乘坐一辆荷兰轿车，由克劳迪娅开车），并于10点30分在高速公路旁的伯尔德旅馆同他的替身换车，以便能在东德自由行动。杰克的替身不仅身材和他一样，而且动作也跟他差不多，粗心的人会认为他俩是一个人。替身是东德人，长年来一直为西方情报机关工作。他开一辆苏联伏尔加汽车，并有一套合法的住宅，里面备有一切必要的设施。

杰克的东德同事坐进克劳迪娅的汽车，然后两人开着车，继续向西柏林方向驶去。杰克钻进他那辆伏尔加，他现在的身份是人民军上尉伯恩哈德·莱姆克。杰克开着车，经由马格德堡、莱尔普斯特、维滕堡、于特博格和卢肯瓦尔德

到达佐森。杰克在一个小庭院里同苏军高级军官瓦西里接上了头。他们俩是1959年在美丽的布达佩斯认识的。多年来，瓦西里一直在为西方搜集情报。接上头后，瓦西里对杰克说："我现在在卡尔斯霍斯特的苏军司令部工作。"接着，他向杰克汇报了他了解的情报。

今天，1968年7月20日，下午2点30分，华约国家首脑在卡尔斯霍斯特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代表未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捷克斯洛伐克当前的政治局势和为保护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政体及和平所应采取的安全措施。他们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在军事特别封锁区内进行会晤。霍夫曼、米尔克和乌布利希以及华约组织各国的高级军界人士都参加了这次秘密会议。

最后，瓦西里感慨地说："可怜的捷克人！捷克斯洛伐克将被占领，党的领袖杜布切克将被撤职，政府首脑切尔尼克和议会主席斯姆科夫斯基同样将被撤职和逮捕。党内将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洗。"

瓦西里打开他的文件箱，对杰克说："现在，你必须把所有会议记录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指示拍照下来。全部加起来可能要拍900多张。我帮助你拍照。"

瓦西里从文件箱里取出一个个文件夹。杰克支起三角架，给照相机装上胶卷，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打开灯，然后开始小心翼翼地拍照。每页文件他都拍照三次。先用一架装有特殊镜头的电影摄像机(胶卷暗盒里装有1000张缩微底片)，然后使用近拍照相机拍照。最后，用超缩微胶卷照相机再拍照一次。这种照相机的底片尺寸只有2×1毫米，只有用显微镜才能看清上面的东西。每页文件之所以要拍照三遍，目

的是为了在发生意外情况时，无论如何也要保住一份复制品。

经过两个多小时紧张忙碌的工作，他们两人已经汗流浃背，象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但这次重要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了。

瓦西里重新将文件装好，杰克打开照相机，让胶卷曝光。为便于携带，他把照相机和胶卷装进一个特制的盒子里，然后俩人握手告别。杰克向停放在另一个安全地方的伏尔加走去，把车子开走。他必须在5点10分回到马洛德堡附近的伯尔德旅馆，同他的替身换车。现在，他又变成了从西柏林出来旅行的威廉·范·通格，而他的替身也恢复了伯恩哈德·莱姆克上尉的真实面目。

交换结束，杰克钻进克劳迪娅的汽车。伯恩哈德·莱姆克开着车先走了。克劳迪娅启动发动机。当发动机马达转到一定的速度时，杰克打开车上的保险箱，把武器和照相器材重新藏好。待一切放置停当以后，他们也开车离开了伯尔德旅馆。当他们到达边防检查站时，东德的边防检查人员只提了一些行车路线方面的问题，就放他们通过了。

混凝土路障被移开，联邦德国的边防军和海关检查人员向他们问候，并祝他们旅途愉快，顺利返回荷兰。

快到不伦瑞克时，他们把汽车开到野外临时机场，登上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直升飞机。飞机把他们送到法兰克福。这里的一切已经准备就绪，一个人数不多的技术人员和翻译人员小组已等候多时。第一批照片放大以后，使他们全都喜出望外。摆在杰克的上司科诺尼尔面前的不仅有详细的入侵计划，而且在计划的秘密附加材料中还标明了准确的时间。华

约组织国家的守备部队司令都收到了这些附加材料，其开拆限期为25天。从这些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斯沃博达的真正职务，科尔德尔、比拉兹、什维斯特尔等干部和胡萨克周围那些人的真正职务，以及杜布切克周围那些人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置。

科诺尼尔马上与国内联系，经过简短的研究之后决定，立即用专机将所有文件送往美国。此外，还要把文件的影印件提供给杜布切克，并向他表示愿意帮助他。同时，必须通过115把情报员瓦西里撤回来。敌人肯定会推断出这是瓦西里干的，因为他的妻子塔玛拉在苏联驻民主德国武装部里担任机要处处长。因此，必须把瓦西里全家送往西方。

杰克和克劳迪娅又不能休息了。经过简单的准备工作之后，他们又开始执行新的任务。他们乘坐军用飞机到达卡塞尔之后，又乘坐一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挂有英国牌照的罗维尔汽车，重新作为过境旅客通过赫尔勒斯边防检查站，向柏林驶去。

在赫尔姆斯道夫公路的交叉口，杰克与替身换车，又重新坐进那辆伏尔加。杰克从罗维尔轿车的保险箱里带来了三份大人护照和一份小孩护照，全都盖有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为保加利亚公民办理的有效签证。在外人看来，似乎是签证持有者在德国中部度完假以后，正准备返国保加利亚。

杰克开着车，向格腊附近的一个破旧的农场驶去，一位助手正在那里等他。几小时后，他带着保加利亚驾驶执照，开着挂有保加利亚牌照的汽车，向格腊的“褐熊饭店”驶去，到那里接他的“姐夫”及其妻女回国。他们经由德累斯顿、

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克拉约瓦，来到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稍稍休息之后，又经由布尔加斯向雷佐沃附近驶去。他们在一个破旧的农舍里过夜，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夜里，一只渔船载着他们四人离开这里。在离海岸约两海里的地方，停泊着一艘游艇。当渔船靠近游艇时，游艇上立即活跃起来。漂亮的塔玛拉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瓦西里就帮助她登上了游艇。一阵握手寒暄之后，渔船抛锚停泊，游艇启动发动机。几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一个叫米留的小渔港。一只小汽艇向他们的游艇驶来，科诺尼尔亲自来欢迎游艇上的客人。一架直升飞机把大家送往伊斯坦布尔，一架军用飞机又从这里把他们送到了法兰克福附近的莱茵一美因美国空军基地。

1968年7月26日晚8点，他们在“洲际饭店”聚会，庆祝这次成功的撤退。此时，他们的心情可以说是悲喜交集。喜的是，尽管困难重重，但所有任务都出色地完成了；悲的是，这个小组的活动从此停止了。这个小组曾经由于一对苏联夫妇的重要地位而获得过许多机密情报。

两个小时后，一架飞机把杰克送回鹿特丹继续休假，另一架专机把瓦西里一家送往美国。

在纽约和弗里斯科之间的某一个地方，一位长着一头金色头发的中年男子和他漂亮的妻子经营着一个加油站，他们的女儿在上大学。谁也不知道，这位女人出生于列宁格勒，她丈夫的故乡在基辅，他们曾在艰苦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杜布切克通过一个可靠的信使了解到了苏联的计划。全部材料的影印件都提供给他了。几天以后，他让那位提供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报的瑞士人转告我们，他已获悉全部情况，但对这些文件的真实可靠性还有些怀疑。他与两位最亲密的助手商量之后，确信这是一家高级情报机关搞的令人真假难辨的假情报。在杜布切克看来，这简直难以想象，苏联竟会这么早提前制定一项入侵计划。这个计划不仅违反国际法准则，而且也违背了华约组织的规章。

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前三天，我们的瑞士联络员同杜布切克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他告诉我们说，杜布切克已经六神无主，不知所措了。他收到了一个兄弟国家的一位高级军官的警告信，信中提供的情报和我们提供给他的完全一样，而那个人同西方谍报机关绝无任何关系。杜布切克低估了这些情报的价值，这可能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然而，所有这一切又是如此非同寻常。根据自己同苏联打交道多年的经验，他认为苏联是不会这样干的。

原来，一位波兰将军和一位匈牙利上校违背指示提前拆开了密封的指令。他们两人都认为，有责任向他们的捷克战友和杜布切克报告这一情况。然而，杜布切克却死抱着自己的观点不放，也未采取相应的措施。

苏联打着华约国家援助行动的幌子，准确地实施其入侵计划。1968年8月20日16时35分，两架苏联飞机请求在布拉格机场着陆。这是入侵海军舰队的空中雷达站，在这支舰队上的大型图式飞机里，装有很多坦克和装甲车，正准备在布拉格登陆。

在登陆演习期间，图式飞机的机舱盖被打开，装甲车和坦克从飞机里隆隆开出，驶往各个战略重地。与此同时，华沙条约国家的部队也按计划越过国境线，忠于莫斯科的捷共干

部占领了各个控制点。至此，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了。民主之梦被打破，“布拉格之春”以及布拉格之夏就这样被列昂里德·弗罗斯特用西伯利亚的寒流冷风刮走了。

数年之后，我们的那位瑞士联络员在康斯坦萨同一位与杜布切克关系很好的罗马尼亚将军谈起1968年7、8月间杜布切克作出的这一错误决定。这位将军认为，在8月20日以前，杜布切克就已经意识到，欺骗他的并不是某个西方情报机关，而是莫斯科和他的第五纵队（他把斯沃博达也算进第五纵队）。但是，他不敢要求他的同胞们，起来反抗苏军的占领。当着这位罗马尼亚将军的面，他把反抗比作瓶子里的鬼怪，一旦把它放出来，那就再也镇不住它了，将会后患无穷。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知识分子、工人、学生以及他们的抵抗将会葬送整个东方集团。那样，在这场严酷的斗争结束后，这些国家的议会里，就再也没有共产党的席位了。苏联人也看出了这一发展趋势，他们会不顾整个世界舆论或西方兄弟党的反对，用血腥的屠杀来阻止任何反抗的尝试。苏联政府一直把政权摆在绝对优先的地位，根本不把民权、人权和个人自由放在眼里。苏联1953年在东柏林、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80年在阿富汗的行动就已经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只要现状受到威胁，它就会这么干。

一个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刺探敌人的重要计划，猎取情报，在隐蔽战线上取得成就的谍报人员，可以预先向受威胁者报警。到此为止，他的使命就算完成了。他虽然不能强迫别人采取行动，但是，每当人们通过他的行动找到自由之路的时候，他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第 二 章

祝你顺利抵达丹吉尔

杰克和克劳迪娅刚在阿姆斯特丹执行完一项重要任务，本想好好休息几天，突然接到上司打来的紧急电话。看来，去北海海滨休假的打算又要落空了。上司已经为他俩订好了从法兰克福飞往托雷莫利诺斯（西班牙马拉加市）的机票。从阿姆斯特丹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票也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现在，他们在阿姆斯特丹还能呆将近一个小时。最使他俩恼火的是，上司已经暗示只限在马拉加逗留一两天。然后，他俩必须各乘一辆汽车继续旅行。至于要到什么地方去，上司并没有告诉他们。

到达法兰克福后，他俩刚下飞机，上司就用车把他们接走了。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大概又是一件紧急任务。汽车从机场驶往巴德洪堡，直接开进一座别墅。技术人员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克劳迪娅和杰克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明白，这次任务不会轻的，等待他们的将是紧紧张张的日日夜夜。看来，欣赏地中海的风光是不太可能了。技术人员为他俩准备了两台手提式收音机。实际上，这是两台有效距离为30公里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另外，还有几台微型收发报机，这些收发报机的体积只有香烟盒那么大，最远有效距离为七公里。此外，还为他俩每人准备了五片药片，把这种药

掺入对手的饮料里，可使其遨游梦乡达数小时之久。

飞机从法兰克福起飞，经地中海上空，在托雷莫利诺斯着陆。一位同事开车到机场来接他们，把他们送到海滨公路附近的一幢寓所。他们的两辆轿车停放在别墅的里院，一辆浅灰色的梅塞德斯牌轿车和一辆白色的大众牌汽车。

今天，他们还可以逛逛马路，但明天清晨5点就得出发了。他们最晚必须在11点赶上从阿尔赫西拉斯开往丹吉尔的汽车轮渡，因为明天晚上他们就得在摩洛哥为执行这次任务做准备工作。他们开着车去马拉加转了一圈，测试了一下这辆汽车和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性能。到马拉加后，他俩美餐了一顿，然后又开车返回住处。

第二天早晨，他们开车沿着E 26号海滨公路向直布罗陀驶去。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在阿尔赫西拉斯赶上汽车轮渡。时值二月末，天气很好，沿途没有遇到什么麻烦。阿尔赫西拉斯象往常一样热闹。除了摩洛哥人外，还有不少来自德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旅游者。他们从这里出发，前往摩洛哥南部去度假旅行或野营旅行。

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航行，他们离开汽车轮渡，通过了摩洛哥海关检查站。在丹吉尔，他们同站长①进行了短时间的会晤。站长向他们介绍了最新情况。然后，他们沿着海滨公路，经阿拉伊什向达尔贝达（亦称卡萨布兰卡）驶去。

他们在拉巴特市郊稍作停留，在小[redacted]美餐一顿之后，继续向卡萨布兰卡驶去。

在“马格德堡号”离船上，哈里·埃贝利正准备上岸去

① 间谍机构设在各国的分站的负责人。——译者注

完成一项特殊任务。他在海员名册上登记的职务是海员和轮机长，但实际上他是东德安全部的特殊谍报人员埃尔温·龙格上尉。他精通法语和阿拉伯语，并且非常熟悉东方人的风俗习惯。他的任务是，在卡萨布兰卡同一位来自伊夫里的安全部同事接头，交给对方新的活动经费和新型无线电收发报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从罗斯托克海运来的。他来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此非常熟悉摩洛哥海关人员的习惯。他总是带着一些能讨海关人员喜欢的小礼品。这一次，他随身带着几本袖珍古兰经，这在摩洛哥是很受欢迎的。不用担心，送一本古兰经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是贿赂海关官员的。

从伊夫里来的这个人是一位老党员，在西班牙战争期间，他曾在国际旅担任过政治委员。共产国际解散前不久，他接到去西属摩洛哥的任务。最初是在特土安，后来到了伊夫里。他伪装得很好，没有任何人能猜想到，一个零售商兼糖商会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在摩洛哥度过的漫长岁月对他产生了影响，他向游牧民和德拉河谷地区供应锥形糖，还向居住在沙漠地区的毛里塔尼亚人供应白糖，并趁机收集情报。他的横向联系一直延伸到奥兰和阿尔及尔以及突尼斯共和国的比塞大和突尼斯两个城市。他化名马穆德。他的德国名字叫沃尔夫拉姆·卢尼茨，出生于萨克森地区的古本市。他已到了退休年龄，但没有一个人能够接替他的工作。他提供的消息和情报总是很有价值。他本人不想再回欧洲，尤其是不想回德国生活了。

“马格德堡号”商船停靠在卡萨布兰卡码头。过了大约两个小时，哈里·埃贝林拎着一个旅行包离开了商船。摩洛

哥海关官员很愿意同这位会讲阿拉伯语的海员交谈，因为很少有欧洲人能讲阿拉伯语。当哈里把古兰经拿给他看时，他说："我很喜欢这本古兰经。"哈里把袖珍版古兰经送给了他。哈里·埃贝林心里明白，从现在起，他可以指望这位海关官员在对他进行检查时高抬贵手了。现在，他租了一辆出租汽车，向"哈桑二世饭店"驶去。这里离他与马穆德接头的集市广场不远。在集市广场接头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和怀疑。

这对杰克来说，也同样不引人注目。从港口开始，他就跟踪上哈里了，这时他也在集市广场上闲逛。哈里同马穆德打完招呼，并同他一起向租来的汽车走去。然后，两人开车一起离开了这里。杰克毫不慌张，因为他在饭店附近监视哈里的动静时，已经给那辆出租汽车装上了一块带脉冲发送器的吸附性磁铁。克劳迪娅可以驱车跟踪这辆出租汽车。哈里和马穆德开车走后，杰克也向他的汽车走去，并同克劳迪娅简短地联系了一下。那两个特务正驾驶着汽车，沿着海滨公路向拉巴特驶去。杰克也驱车驶上了这条公路。他猜想："这两个人可能是在寻找一个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谈话的地方。"但事情并非如此，对方并未停下来，而是驱车驶过拉巴特，经斯拉，左拐弯向梅迪贾海滨浴场驶去，他们在那里寻找停车场。哈里和马穆德下车离开那里。马穆德穿着当地的服装，看上去同当地人没有什么两样。大约一个小时后，他们又乘坐一辆带突尼斯牌照的老式雪铁龙汽车回来了。这辆汽车由一位阿拉伯模样的、大约30岁的男子驾驶。他把车开到从卡萨布兰卡开来的那辆出租汽车旁，紧挨着它停下来，从里面拿出两个小包，放到雪铁龙汽车的后座下面，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